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三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宋 衛湜 撰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

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麓山足也夫猶治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並非周法故言古者其籍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言之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籍者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私田

也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也案鄭註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知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

助相當故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内用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逺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註云廛里邑里居也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

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

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
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
制畿内用夏之貢法不税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
地即為井田税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
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税畒
傳云糓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
井九百畒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畒是皆論公田
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

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内耳但郊内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什一但周之畿内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關譏而不

征者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税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林麓川澤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條僖十四年沙麓崩穀梁傳云林屬于山為麓麓山足也鄭註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此林麓川澤之異也以時入如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也夫圭田者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税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

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寛厚重賢人故不税周則兼通士税之鄭引周禮士田載師文也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税所以寛農市廛而不税所以寛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寛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寛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為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勲加田無國正諸子司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

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衆衰則貨不阜通故于其盛則抑之以征于其衰則寛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已周官皆言征于掌交則曰九稅蓋征者稅斂之總名也　又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為圭田以圭田征為殷制而註載師士田改士為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圭田禄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禄

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于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于私故謂之公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其姦偽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譏謂以言徼切之經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譏亦謂是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

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紓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即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為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謂之圭者公不嫌于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

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稅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關雖不征猶有譏焉故言不而已

山陰陸氏曰凡有所藉如借可也故藉之言借也孟子曰助者藉也蓋亦以此以助為藉則正在我矣家語曰在貧如客使臣如借是冉有之事也市廛而不

稅雖曰取之猶不取也且謂之稅則以其正不在是也其謂之廛則亦有義焉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皆可以縛人而利為甚謂之譏言于其微時言也古者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後世為之厲禁然後能如此圭者潔也著卿以下潔白無玷而後可以祭祀石林葉氏曰稅者說取于民征者正取于民合而言之一也對而言之則稅止于布帛粟米而征則兼于力役者矣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

之征公田既借其力而市廛既征其貨故于粟米則不税關既譏其異圭田既取其税故于力役布帛則不征此孟子之謂用其一而緩其二也然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蓋紂方虐民而文王寛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然則門關有可征之時非所謂無征卿以下有圭田者所以勵其節在于力役布帛也非有可征之時故特曰無征圭田無征則士顧

立于朝關譏而不征則商願行于路市廛而不稅則賈願藏于市藉而不稅則農願耕于野

新安朱氏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
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
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
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于什一矣竊料商制亦
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
亦不過什一也　又曰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
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
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闕謂道

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别授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授百畝之田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孟子說

廬陵胡氏曰周畿内用貢法然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

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税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内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説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清江劉氏曰關譏而不征謂覊旅士民也至于商猶征之

馬氏曰古之為關將以禦暴至于周則門關有征所

以抑末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欲誘天下之游手者歸于農故閑民之治圭田者則無夫家之征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鄭氏曰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田里皆受于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氏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

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田地里邑既受之于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也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寛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

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于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于義則輔之以仁事在于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寛其力而民無徭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謂雖豐不得

過三日之制也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山陰陸氏曰郊特牲曰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旣蜡君子不興功據此用民之力唯冬一月而已周官曰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據此用民之力唯一旬而已故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寧其親此三代盛時仁行于天下如此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煖燥濕也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于地居處于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鄭註寒煖謂四時燥濕謂山濕謂川與沮澤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鄭言沮謂萊沛有水草之處也量地遠近以制邑井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堪達邑井左傳所謂井衍沃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興事謂築邑即

築城也又築廬宿及市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令使民之時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雖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力書曰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造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也夫力出于下食出于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寛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稍所以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為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

意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興事任力焉

山陰陸氏曰居民句斷山川沮澤言治沮澤準以山川之政若田二牧而當一井矣春秋傳曰度山川鳩藪澤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若納總納銍納秸服亦是

也
李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舜所謂豐下土也然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則山澤莫不同也餘見下章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為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

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藝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氏曰自此至曰譯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也剛柔輕重遲速有六鄭註唯云緩急者剛輕速總是急柔重遲總是緩大總唯二也人性不同亦有柔而速剛而遲者器械異制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粤之用鎛胡之用弓車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何休註公羊傳云攻守之器曰械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言修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隨物之所宜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于地有宜有不宜民材之于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濕也剛柔遲速異齊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粵鎛燕函秦盧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為俗俗之所安為宜先王觀民設敎故脩其敎

不易其俗因而為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葢教出于德性故脩之政係于法度故齊之脩其教齊其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高平曰陸下濕曰隰是地之燥濕不同也官民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強弱而處之焉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于陵者安于陵長于水者安于水齊

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晳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于商墟者則啓

以商政疆以周索封于夏墟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于敎言俗于政言宜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別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于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一至于口之于

甘器之于用體之于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濕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咈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

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唯修其敎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敎夫唯齊其政不易其宜故

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李氏曰居民材以下此舜之所以别生分類也然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則逺近未嘗異以其釐下土故曰居民以其别生分類故曰居民材周禮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

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此其所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者也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此其所謂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又曰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也蓋司徒辨其物司空任其事所以交相治也

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濕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

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敎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于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于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敎成于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敎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

食有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
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
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敎為詳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
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
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
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
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則同川卧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寄象鞮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

孔氏曰此以下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五方謂中國與

四夷也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題者雕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湼之東方南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言蠻卧時頭向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鄭註浴則同川卧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向內故典瑞註云僢而同邸不云被髮斷髮故也言有不火

食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是其用雖異各自充足也五方之民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寄者傳寄外内言語象者放象外内之言狄鞮知也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

譯者陳也陳說内外之言此通傳四方語官也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鳬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

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註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註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于中國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于

夷狄疆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鞮譯而已是雖所治之詳略不同至于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則一也夷言其易蠻言其慢戎則好兵狄則善守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者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煖之勢異也寄象鞮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于此象言其像于彼鞮言其屨

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鞮師旄人鞮鞻氏教四方之樂其名官或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習也荀卿曰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嚴陵方氏曰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移以

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以其易

而無文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剛狄以其勇于題

曰雕于身曰文互言之耳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

味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

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

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是矣

馬氏曰性受于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

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

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雕題交趾蓋敝其所習而不以為恥則餘亦若是而已志欲者言語之藴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于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鞮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

山陰陸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橘踰淮

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固有之人亦宜然寄以黙而寓之為義譯以来而譯之為義象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鞮樂也所謂鞮屨氏是已

李氏曰凡人之䰟氣生于天故天得以變其性南方之強寛柔以教北方之強衽金革而不厭是也體䰠成于地故地得以化其形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黒而津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晳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是也以其性之不同故剛柔輕重遲

速異齊五味異和以其形之不同故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以其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故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以其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故先王齊其政不易其宜蓋聖人之所以同人者在乎類族辨物使下觀而化者在乎省方觀民設教而已天下之法自堯至周而後大備故治夷狄之道略于堯而詳于周堯典宅嵎夷安之以道也舜則非唯安之也必有德以服之故曰蠻夷率服夏則非唯服之也必有

教以及之故曰朔南暨聲教般則非唯及矣必有法以制之故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周則非唯制之也必有政以治之故曰合方氏之職掌通其材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得其節事得其時民樂悅事務勉勵立功尊君親上如此然後可得興學民富而可敎也

長樂劉氏曰公侯等爵邑之大小而畫地以制其封域有地廣而民稀者其土瘠也有地狹而民稠者其土膏也封域雖等而賦入不侔夫井雖均而田萊不一必使萬民安宅而凶旱有以自周諸侯撫封而禮

樂有以自備者司空度地必參相得而後能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于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
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
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
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
則由其親親以至于親上由其長長以至于尊君則
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

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于制邑之地曰量于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居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為並三之為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

此而已故效至于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于勞苦勸功則不由于勉強尊君則為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于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教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于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

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

制邑葢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李氏曰于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葢又將以制其地域也于居民言度其長短者葢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言田夫治之不勝而莠生之也不度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為有餘詩云十畝之間

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于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講義曰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大小多寡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

有山林川澤原隰之異或居于山或居于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為相得無曠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與學校以敎之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敎申之

以孝弟之義亦此意

黄氏曰民恥于無功之食而俎豆牲牢各知其分殺害有時則食節之義也庶人既知貴農皆趨三時之務則事時之義也上下有節然後謹庠序之教化之以孝弟鄉遂推賢讓齒則太平之道興焉

横渠張氏曰樂事樂稼穡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即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臨川王氏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禮乎曰學者先王之所以教有教然後使人能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教成然後立學似非先王之法也孔子謂富而後教之者民窘于衣食固不可驅而之善也故富之者王道之始雖然所以教者未嘗待民以大富足之後乃始興之也隨其力之厚薄勢之緩急而為之禮皆所以教之也教不可以一日廢則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

孔氏曰自此至曰進士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所稟之性有剛柔輕重遲速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

長幼五朋友六賔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者故不云民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意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意逮及之不足則孤獨

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

長樂陳氏曰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于行實係于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

而後崇簡之而後紕也

嚴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脩敎惡乎隱則七敎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修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敎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敎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

親之心于是為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

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固可知

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

矣賢者難于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七敎八政解見篇末

李氏曰善敎得民心故敎民謂之司徒六禮冠鄉嘉

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賔禮也周官宗伯掌禮

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言

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禮七教舜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遜五教在寛穆王命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父子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别長幼教之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于親朋友賔客其事同而賔客主于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

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于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頒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于冠本于昏成于喪祭和于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鄉相見爲序教于內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

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賔客敎之在外者也故七敎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為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為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偽而敎之中故曰節民性敎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脩脩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敎曰明

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于民之欲也故八政曰齊
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蓋
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之政
而宗伯之禮不設于象魏也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
六歲協辭奇衺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
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所以
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
賢制爵所以尚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

仁有不弟不任不卹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簡不肖也先王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卹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擾萬民也有賢可以尚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于簡不肖則備矣

石林葉氏曰禮者人所體以示于外天所作以具于內故以節民性教者上所以勉于下下所以得于己故以興民德政者率人以身而格其不正故以防淫

道出于命德出于性人所備有故以同俗雖然莫非道也而道有邪正莫非德也而德有吉凶一之而後異言者不作異行者不容而風俗同于天下道德一風俗同亦未始不先以政衣服器械不法則奢度量數制不同則偽齊之而後奇器異服者息淫聲邪志者懼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禁令行未始不先以教故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信之於朋友命也有性焉明之而後閨門肅朝廷正鄉黨和

庠序勸而後敎化被乎天下敎化行而民德興亦未始不先之以禮故始于冠而人道立本于昏而人倫正重于喪祭而親親之恩著達于鄉相見而齒位定恩意合此道德之原所自出而本末先後之理也雖然司徒所掌者邦敎而宗伯所掌者邦禮此先禮而後敎則疑于侵官楊子言道以道之而終至于禮以體之此先禮而後道則疑于無序何也蓋宗伯所掌者禮之文而司徒所掌者禮之本故周官因民之常

而施十有二教焉率皆言禮而宗伯所掌者或五或十二皆所以趨時之緩急以為詳略不同也

廬陵胡氏曰從司徒修六禮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帥教至終身不齒皆絀惡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宋 衛湜 撰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敖狠不孝弟司徒使鄉簡

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者老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者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為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孔氏曰此論糾惡之事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鄭註耆老謂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畧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老賢則年老有德行而不仕者朝有朝王之嫌故鄭云會也耆老既會於鄉學內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習射當在州學習鄉當在黨學今並於鄉學者州屬於

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故鄉學得為射也又鄉飲酒觧以鄉為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别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為之亦謂之飲酒故鄭註庠謂鄉學也習射習鄉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為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為榮惡者慕之而自

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内之人也此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敎狠之人爲之習射習鄉鄭註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亦復習鄉射之禮故經云如初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註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内六鄉居之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註云

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案司馬法云百
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故知遠郊之外為
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
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又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
年之時鄭註不云間年者案學記一年至九年知類
通達以九年限極不云間年也九州之外於周則夷
鎮蕃也今但居荒遠之内地故下註云不屏於南北
為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者文王世

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
故云猶錄也
長樂陳氏曰道德一風俗同則鄉之所好者無非善
其所惡者無非不善然後可以因其聰明使之簡不
帥升秀士也古者凡以敬而見者皆謂之朝則春秋
之朝廟祭義之朝牲此朝於庠是也習射上功則示
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
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

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所得已哉　又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為易治膏粱之性為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

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髕撻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為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

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

又曰夫鄉即郊也而鄉之外即遂也言鄉言遂而間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為鄉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牧矣次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尚書先於癸亥之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間也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之道亦已至矣而猶

有不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
周官言二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繼言耆老皆朝于
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是矣然
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别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
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
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
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于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
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

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寇大司寇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變其行也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内外之別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於是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所謂

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又非特若遠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知改屏則棄之而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絶人以惡一鄉以為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為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絶其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

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為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為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為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卑尊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為善而不肖懲於為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曰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令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

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太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畧說云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征謂力役謂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身升在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已能習禮皆免其繇役者是為造成之士也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進士則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

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内史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蓋司徒言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蓋亦周制然矣

延平周氏曰天之所以為聰明者以民而君之所以

為聰明者亦以民故簡不肖者必命於鄉而論其賢者亦命於鄉也秀士者謂其秀出於一鄉者也選士者謂其足以中有司之選者也俊士者謂其有志於聖人也造士者謂其有所作成也鄉論其秀士而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而已於司徒則有征也司徒論選士而升於學則雖司徒亦不征也所謂不征者特有激於不肖而已蓋古之有道之士安於義命之理以為有命則雖匹夫名之役亦且往也以為有義則

雖天子亦莫得而臣之是征之與否固無加損也哉然毀譽無常而好惡不一者天下之情同也今以簡不肖論賢者皆命之於鄉可乎先王躬正信以倡天下則毀譽當一道德以善風俗則好惡同毀譽當好惡同然後命之於鄉不亦可乎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

也秀而為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為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李氏曰司徒興能則以三物物者烝民之所自有者也論而升之則以其秀秀者士之所自存者也選言其選於衆也先王之時養之雖不異而其才有大小故雖文王之時小大皆成才而其詩則始曰翹翹錯

薪言刈其楚又曰言刈其蔞蓋大者如薪小者如楚又小者如蔞雖皆可刈而其可選之闕莫不有先後故曰選士俊士如楊子言知哲聖人也洪範曰俊民用彰君奭曰明我俊民詩曰烝我髦士是也民言其在下士言其將以官之也進士言其無斁也德之未成則貴乎有造德之既成則貴乎進而無斁也

廬陵胡氏曰升之學爲其有德行道藝不但可使學禮而已

山陰陸氏曰造士造而成之正在是矣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順此詩書禮樂四術教以成是士故

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
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
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以至俊選皆以四術成
之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
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
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賛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
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教之造成此士
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也春秋

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

書夏教詩鄭註詩得為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

樂聲播之故為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為安靜舞為鼓

動舞為陽聲為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

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

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書者言

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為安靜故云陰文王世子

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鄭註互言之者謂不互

言當云春夏教樂詩秋冬教禮書則是春夏但教樂
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禮書不教樂詩令交互言之
言其四術不可暫闕春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
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
但遂其陰陽以為偏主耳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為術則謂之四術以之
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

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絃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陰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

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　又曰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夫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夫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絃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

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升大學則弦誦乎　又樂書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為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為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為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

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為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荀卿欲隆禮樂

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已則術於此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曰四教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揫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為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為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為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

此凡言春秋必以春為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何也蓋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為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為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以樂為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為主耳弦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

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别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略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太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

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師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是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興於詩書次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莊子曰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言教不言學非成德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延平周氏曰四術仁義禮智也四教詩書禮樂也崇四術所以尊德性立四教所以道問學尊德性天也道問學人也天與人先王之教未嘗偏廢也舜命夔典樂而教冑子周立大司樂而掌成均之法此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者蓋以樂為學教之始終而能入人之深也大子言其適王子言其庶四時之教其大子與俊選者同則道德所一也

廬陵胡氏曰鄭蓋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

詩樂屬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
書禮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郤縠說
禮樂而敦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
教詩秋教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
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
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可教樂矣不必春也
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
于其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

書禮矣不必夏秋冬也鄭註云互言之其義未明故詳別其旨
講義曰四術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為術業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磨之益而勢之尊隔則難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使其以驕貴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者

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略埶位而一皆以齒則漸磨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屈萬乘之尊動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衆甚而天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盱江李氏曰樂正以詩書禮樂造士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說者必曰為化民也為選賢也而不曰愛諸臣之子保諸臣之家

也人不教不善不善則罪罪則戮其親墜其祀是身及家以不教壞也故明主推恩羣臣必先教學與其寵於今孰若無辱於後不務教而務官之以市井言未學而仕其幸大矣知者慮之則為禍亦大彼不善之質而假之位鮮不及矣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

方曰寄終身不齒

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於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為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于大學不舉去食樂重棄人也棘當為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

孔氏曰此論王子等屏退之事案周禮大胥中士四

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註云樂官屬也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為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為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

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鄭註南北為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南北

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云大遠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爲朝廷之大政使大子齒於俊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

後世無及也

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

比之韇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
以教之小胥韇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
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
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
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于大樂正者小胥大胥
小樂正也以之告于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
耆老皆朝于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

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
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
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為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
速寄則示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
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
者南於中國為尤遠北於四方為尤寒自非惡之欲
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
子之屏宜不至此矣蓋教之仁也簡不帥義也王親

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也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别於賤者故然耳

山陰陸氏曰寄言令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令雖棘後

將宥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

李氏曰王親視學此有以見勞於索之也勞於索之則休於使矣

講義曰三日不舉閔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為之不舉王閔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為何如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升諸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司馬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

孔氏曰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最秀異者以告於王

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為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葢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禄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

此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也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以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禄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　又樂書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

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于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邪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於政

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别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禄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禄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

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禄之其序如此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蓋用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取士其擇之非一人而進之非一日故在位者莫非成德之士

廬陵胡氏曰論賢者告於王則不賢者固不告矣後世策士於王庭不論人材賢否皆授以官非古論賢之義也定其論謂公論皆定於一無異議物論既定

乃試以官古者為官擇人必合公論

盱江李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否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久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共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共貴之也廩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共富之也天下共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君

命果義乎衆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諶謀於國則否況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禄則曠天官敗公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鄭氏曰以不任大夫也

孔氏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鄭知不堪任大夫也

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論語註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長樂劉氏曰加禄而升為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竭其忠也

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

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士禮葬之者恩也

廬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為庶人李德裕貶為參軍皆不書薨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鄭氏曰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

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
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為一途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為比
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
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
師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
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

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鄭氏曰贏股肱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也不貳事欲專其事亦為不德也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亦賤故亦不與士齒

孔氏曰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藝之事言此既無道藝唯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以見武勇

中條論執技之人有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已言此重云者見其色目也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為二事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橫渠張氏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二等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外也贏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為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

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公以多藝為能孔子不以射御為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

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為始終而未嘗

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此則以射御為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
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
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為百
工仕於鄉大夫為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貴其為士也
古之為士其貴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恥而有常
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鄭氏曰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也

孔氏曰自此至異言一節總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

之事此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刑法宜謹不可專制必須三刺以求民情鄭引三訊見周禮司刺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旨無簡不聽者旨

意也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言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者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唯輕是也赦從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故為而入重罪故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尚書眚災肆赦是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殺大夫曰殺於内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

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㫖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慮其殺不

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書獄辭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也

李氏曰必正刑而後可以明辟不正刑而明辟則察辭於差而非從矣書曰惟明克允明者内有以察其真僞之情允者外有以審其輕重之罪審其輕重之罪所以正刑察其真僞之情所以明辟也訟不已則

至於獄至獄則訟故曰獄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典而富民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為忠厚如此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為主刑有

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為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為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為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偽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為其偽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

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古者刑辟書於簡所謂簡書是也書於簡則有實迹吕刑云無簡不聽又云五辭簡孚皆實也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氏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

孔氏曰凡制五刑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鄭云斷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論議刑時亦當好生使生殺得中論或為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生殺得中之理鄭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為喜怒也

長樂陳氏曰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先王之所制刑

嚴天威而已郵呂刑所謂五過也罰呂刑所謂五罰也制五刑而曰郵罰麗於事者先王無意於刑人而刑常貴於從輕故易噬嗑之用獄以明罰為先禮言制刑以郵罰為主

嚴陵方氏曰五刑即墨刖劓宫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為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言者輕且如

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鄆罰為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即天因性循理善即人心之謂也若有司論鄆罰則當麗於事而已蓋上以道揆制刑下以法守論罪

石林葉氏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其罪也人以為當誅而天亦誅之故刑即天論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其

過也已所自取而人不與焉故罰麗於事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講義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也呂刑曰非爾惟作天牧謂設刑禁之官者非爾也為天牧民而已制刑而必即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三

謹案卷三十二第八頁前五行則不征所以趨時

趨字疑誤

卷三十三第十頁前三行謂其有志於聖人也刋

本志訛知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瞽宗𣪘學刋本學訛樂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刋本樂

訛學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